

高君宇文集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高君宇文集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高君宇同志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自题诗）

評梅：

我最近的信，你接了麼？

想事如焚的悵惘，我覺得你解作我生了憂

見了。假使是實在的，恐是可發笑的一件事，因為我

們都壓迫，我的僕人還是通自的朋不罷了，泛泛的

交誼也^本不能得令我的心爲了什麼動氣的，也是

根本不能動氣的。然而我總是得生命危已平穩

幸福而最近的，無端在那一方面，要求到最大的致

高君宇手迹

除塵

祝好！

李

青玉



民國十年五月卅一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同人歡送沈怡留德、孟壽椿留美在北京舊版美方照相館攝影留別。
（前排右起劉仁靜、孟壽椿、沈怡、蘇甲榮；後排右起鄧中夏、章志、李大釗、陳愚生、高君宇、黃日葵）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期 報 五 週 第

號 三 里 發 閱 路 派 肇 門 西 老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版 出 三 期 星 每

（中華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定價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費另議

分售處
上海南京路
北京前門外
天津法租界
漢口英租界
廣州大新街
香港德輔道
汕頭永興街
廈門中山路
福州南台
長沙太平街
重慶打銅街
成都春熙路
昆明南門外
貴陽南門外
梧州大南門
柳州大南門
梧州大南門
梧州大南門

民國十年五月卅一日，“少年中国学会”

北京同人欢送沈怡留德、孟寿椿留美在北京合影留别。（前排右起刘仁静、孟寿椿、沈怡、苏甲荣；后排右起邓中夏、章志、李大釗、陈愚生、高君宇、黄日葵）

高君宇在《响导》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日俄會議及中俄會議

長春會議爲日本侵略的愈惡所破壞

君宇

俄日長春會議已於九月廿五號決裂了。這次會議的開端經過以至於決裂的詳情，各報多登載過，我們用不着再寫來多餘篇幅；我們現在要在本報談的，是這次會議決裂緣由的實質和他的歷史含義了。

這次會議之所以出於決裂，很顯明地是爲了（一）基本協定對方的區分（二）庫頁島北部占領兩個問題；看兩方當事的聲明，更可詳知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表「松平」於二十五日發給上宣言：基本協定之適用範圍，祇限於日本與遠東共和國之關係，一經簽字，立即發生效力，關於其餘雙方意見一致，且在長春會議預備交涉時，亦已明白表示其主旨，而北樺太之駐兵，因係在日大連會議中經日本代表之聲明，俄國方面亦早經知悉。此舉經日本政府聲明，且出於俄國方面之希望，以公餘的精神，軍事通融辦理。如基本協定之適用範圍，祇限於日本與遠東共和國之關係，但承認遠東共和國與俄國共爲基本協定之當事國之一方面，並贊成於基本協定範圍內，即經與俄國政府開始交涉，訂結通商暫行協定，且關於互禁有害之宣傳及敵對行爲，亦贊成與該政府以文書相約定，處處表示和衷共濟之態度。然而俄國方面不諒此旨，曾要求不待通商暫行協定，先明示北樺太撤兵日期。凡此種種，皆爲完全脫離俄國之態度，則在二十三年之會議俄國提出之他事項此際亦不再議，會議不能繼續舉行。

會議決裂後，蘇俄代表越飛亦有如左之聲明：
蘇維埃俄國及遠東共和國與日本在長春會議之預備交涉，雙方聲明先訂基本協定再行交涉其他，至佔領庫頁島以保障通商事件等問題，則並未決定。當時以大連會議之破裂，所謂大連長春會議開始之初，蘇維埃俄國與遠東共和國代表，已堅持將來日俄條約非由日本與遠東共

编 辑 说 明

高君宇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五四时期，他投身于革命运动，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同邓中夏等人秘密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早期党的建设和理论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熟悉和了解高君宇同志，学习革命先辈的斗争精神。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研究中共党史和有关理论问题的重要依据，我们在中共太原市委的领导下和有关方面的通力协作下，选编了高君宇同志在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发表的部分著述、随感、书信等，辑为《高君宇文集》。内部发行，供研究用。

书中所选文章、作品均系高君宇个人著述，每篇标题下括号中注明的年、月、日，为写作或发表时间。其中的书信，主要是高君宇生前给已故女友石评梅的复信。

辑入本文选的各篇著作，都是原文。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字、漏字由编者作了改正或增补，一律将正字、添加的字，置于〔〕内。原文中残缺或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高君宇同志一生的主要革命活动线索，我

他们还编写了“高君宇生平活动简表”，作为附录收进文选，并在史实上作了核实。

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和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筹办“高君宇纪念展览”期间收集的。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王康太、陈原、吴建东、李东、肖海花等同志参加了搜集资料的工作。苏敏、陈原、王康太同志负责编辑标校。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山西省博物馆、太原市委宣传部资料室等单位的热情支持与大力协助。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条件所限，本书收集文章不一定齐全，今后尚需补充完善。同时由于编辑水平关系，书中的失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并州

目 录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1)
“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8)
山西劳动状况(一九二〇年五月)	(12)
解决时局的我见(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21)
时局的解决与学生(一九二〇年八月八日)	(27)
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日)	(35)
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	(45)
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53)
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57)
勘江西人民(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60)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62)
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68)
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73)
以醉心英美为合格(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75)

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 76 ）
福建现下的局势与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 85 ）
国民党人应当做胡帅的宣传员吗？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 87 ）
“新创民治之关外”！（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 89 ）
美国驻兵—英国巡捕—中国警察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90 ）
省宪所给议会的“权”那里去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92 ）
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93 ）
好一个以“至诚之意而谋中国之利益”的新银行团！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 94 ）
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记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	（ 98 ）
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 100 ）
中国人民要与西方工人一致反抗法帝国主义对德的横暴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 102 ）
“到自由之路”究竟在哪里？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 104 ）
全国商界的好榜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 105 ）
助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 106 ）
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 107 ）
北京通信（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 111 ）
北京通信（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 113 ）
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 115 ）

“赤色帝国主义”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120）
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	（126）
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130）
南洋烟厂罢工与上海的报纸（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	（134）
高君宇部分书信.....	（136）
附录：高君宇生平活动简表（一八九六——一九二五）	
.....	（151）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

(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区先生要我做一篇关于山东问题的文字，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七号上发表。他说这话的那天，正是我为了一件事要出京的前一天；临走，匆促的没做得；但我在路上已经打了腹稿。及至回京以后，见周刊第七号上已经有了芳雨君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篇；我看了一看，觉得我还有些意思，芳雨君没提到，所以又作了这篇。

山东问题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和日本直接交涉呢？还是提交国际联盟会公决呢？——这是中国人目前顶紧急的一个问题。在人民一方面，我们看月来的报纸，不是这边开会反对直接交涉，便是那边打电要教政府把日本通牒原封驳回，——他们的意见都是要把山东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会公决。在政府一方面，虽然对于这事没十分明白的表示，但我们从（一）他们和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的秘密周旋，（二）极力摧残反对交涉的人民和（三）靳云鹏对山东代表说“直接交涉，不见得不利”的话，我们可以晓得他们对于这事的趋向是直接交涉，——不是提交国际联盟会公决了。原来政府不过是“舆论的执行人”，不能在舆论之外，

再发生什么本身的主张；想不到中国的政府居然会在舆论之外，又生一个主张，——而且还是一个极端反对的主张！退一步说，假使人民的主张丝毫没理，在今日教育不完全的中国，政府另来一个主张，还可以勉强的说下去；但人民的主张却是十二分有理，而政府的主张除替日本的“老头票”和“三十年式”毛瑟枪说话外，却再没一可说。我是人民的一份子，我敢代表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反交涉的理由。

据我个人的意见，第一对于这个问题先要比较提交国际联盟会跟直接交涉的实际的利害，第二，再去研究种种应付的需要和方法。决不可因方法困难，便不计较利害；——总应当循着“对的”主张向“是的”那方面走去。如果直接交涉能把山东一切物权和宗主权都收回来，——不让持暴力主义的日本军阀再能在山东扩张势力，我们都可以无话；但我们在事实上着想，觉得日本政府决不是那样和蔼易兴的，要藉着直接交涉来收归权利，这个世界上决没有那回事，要主张这样的，我看，不是盲人谈天，跟着人家瞎说，便是那些以卖国为事业的、大政客的投资了。据我的观察，觉得提出国际联盟会公决，有多利益。容我把他们和直接交涉的害处通写在下面——

第一，日本通牒要求北京政府和他直接交涉，他先说他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据我们看来，他要直接交涉的根据丝毫没存在的理由——

（一）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宣言废弃中德间一切条约，山东一切物权租让都收归了，一有是宣战以前，德人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到宣战以后，已都回归中国了。山东那里还德国的权利，可以转让？

（二）就是退一步，说山东的权利还是德国的，按1898年胶

澳条约胶洲租借地中国保留宗主权，德国也没权可以转让给另外一个德国呀！

(三) 英法不能为了夺回比利时来分据比利时，日本便也不能因为有攻取青岛的“功劳”便占有青岛。

(四) 不能根据1915年“二十一”密约，因为这约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

(A) 他是密约，——威尔逊十四条宣言和万国同盟会约法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 都不承认密约的存在 (参看盟约总纲和第二十条)。

(B) 未经国会承认，不能发生效力。

(C) 强迫订的——不是双方同意的，是日本乘列强无暇东顾，以“哀的美敦”威胁中国缔结的。

(D) 屡次国民大会都宣言废弃。

(五) 不能拿1918年军事协定做根据，因他

(A) 是密约。

(B) 是草约。

(C) 未经国会通过。

(D) 约中虽有允许延长胶济铁路等款，亦不得认为即系转让德人在山东权利之意——。

(E) 况欧战已毕，这约早该废弃了。

(六) 不能以日英、日法等密约做根据，因为他们是两国间的私利，不能强令第三国受其拘束。

(七) 不能根据巴黎和会对德和约，因为我们没在这约上签字，虽然他有三强国批准就可实行，我们也不能承认他对我们发生利害的规定现在就发生效力。所以日本人不能拿我们没承认和约来强迫我们奉行。

我在上边说了这么许多话，完全是要证明日本“承继山东德人权利”的没法〔道〕理的根据，也就是要证明日本人要求直接交涉的没根据了。这样没理由的要求，如果我们承认和他直接交涉，是不是我们便先承认他无理由为有理由的了？是不是就是承认那些密约还可以存在，可以拘束我们？无论直接交涉的结果怎么，一来我们便先遭了这么一个大失着。我要向这些主张直接交涉的大老们：“是受日本贿赂入的多呢？还是承认直接交涉损失的国权多呢？”据我看来如果真和日本直接交涉起来，有许多害处明明显地在我们面前排着——

（一）“日本直接交涉”就是放弃租借地主权的一个别名。原来各国在中国的租界，都是租界性质，——不是割让，中国保留着主权，各国都不得任意转让。如果承认德国可以转让青岛给日本，那是表示对于租借地中国情愿放弃主权。放弃主权，失青岛一块地：其害犹小，愿各国都要援例，沿海各处的租借地都失了主权，成了他人的领地了。

（二）既经拒绝签字，又要来和日本直接交涉，“自埋自掘”，中华民族之体面何存！

（三）失各国的援助和同情——美国上院之山东条款保留案不日就要排〔批〕准英国首相宣言亦可承认此项保留案，听说法国对于保留案也狠〔很〕表同情。可见各国多要援助我了。如果我真不长进，要和日本直接交涉，他们要怎样轻着我们不是他们要把他们对我们的一凡热心都抹没的一点儿也没了么。人家来要帮助我们，我们反不要人家帮助。将来我们有急难的时候，就是去求人家帮助，人家还皆来帮助吗？固然“依人成

事”，不是正当；但这帮助的同情，无论如何，万不可失呀！

（四）我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弱国和强的外交总是吃亏，那里还能够凭着他去收归多少的权利？

（五）日本既愿意把山东一切权利交还中国，何不_在巴黎和会坦坦白白的交还中国？——既可_得各国赞扬，又可以使中国人感谢，更可_不直接交还，还要费什么手续来交涉？他在巴黎和会肯卖那大力气，甚至讨各国的_快〔_厌〕恶都不顾，我们还不可以知道他对于山东的野心么？他要和中国直接交涉，那〔哪〕里是奉还青岛和山东一切权利？要再抢寻些权利去是真的！

上边说的是直接的种种害处。也曾找去想他究竟也有什么好处没有？但我想了好久，却找不出丝毫——最后忽然想到一件，就是诸位大老们都可以藉此大发洋财了。

如果我们把山东事件提交国际联盟公决，究竟可以把山东完全全回来吗？固然我们不能在事实上做十分的担保，但据理论上的确察，争回山东都狠〔很〕有些把握，要比较直接交涉的危险利益多了。我说有把握，可以从〔下〕列各段看来——

（一）巴黎和约所以规〔定〕把山东转让给日本，并不是各国甘心愿意，是日本利用意大利退出和会的一个时机来威胁各国，说各国要不许把山东德人一切权利都让给他，他也要退出和会。各国正理意大利的麻烦还没完，又凭空添了这么一个麻烦；而英法又为了英日和法日两密约的掣肘，不能公然的反对日本，威逊尔又怕退出和会的多了把和会破坏，所以大家奈何，口〔只〕得把这个让给日本，但日本人的狡诈，他们却恨到万分